



老爹的大拇指

◆ 彭瑞高

老爹(我岳父)被抬上救护车,从养老院送进大医院;抢救结束,又被抬上救护车,从大医院送到护理院。进护理院大门时,门卫喊:“给病人戴上口罩!”救护车医生回道:“谁敢!这病人呼吸困难,再戴口罩,断了气你负责吗?”门卫顿时噤若寒蝉。

老爹九十三岁了,不知怎的,一提起这岁数,我就想起雨果的《九三年》,其实两者毫无关系。只是“九三”两字神奇,让人觉得有一层古老诡异的风烟,在眼前萦绕不去。老爹九十三年的生命长河,流动至今细若游丝,竟到了一层口罩就能阻断的境地。

当了一辈子刑警的老爹,跟歹徒搏斗了一辈子的老爹,还能竖起他的大拇指吗?

旧物

妻开始整理老爹的旧物。生活的大书,又翻到最沉重的一页。这是我们第四次抚摸这一页。第一次是我父亲去世,我连他的衣物都不敢整理,只带走一包书信,就把房子卖了走人。第二次是我母亲去世,我仅拿了一本相册,就逃也似地离开养老院。第三次是我的岳母去世,妻从柜子里理出一叠叠布料,这是老人家从一尺布票里积攒的,至今我们还在享用。第四次轮到老爹,妻将从他的柜子里整理到什么?

不管怎么说,妻比我坚强。

那条九十三年前的河流,伴随着阵阵樟脑味,又开始在我们心中流淌。从西装到领带,从背带裤到鸭舌帽,从呢子大衣到喇叭裤子……除了脚穿北京鞋外,老爹没有中式服装鞋帽。说他是“老克勒”并不离谱。他年逾古稀还走遍欧美大陆,买过新西兰的皮帽、阿拉斯加的夹克;老爹还喜欢说英文,妻找到了他的英语学习笔记和英文歌谱。

整理到最后一天,妻在柜子底角发现一只匣子,打开一看,我俩都大吃一惊。这是老爹的“档案匣”,里面有市人民政府嘉奖令、市公安局嘉奖令,还有厚厚一叠奖状,连年的“优秀民警”“优秀侦查员”“破案能手”……

我与妻面面相觑。不能不承认:我俩一辈子所得奖状加在一起,也不及老爹十分之一。

这么闪亮的东西藏于柜底,是怕漏光?是老爹对自身荣誉保护得小心翼翼,还是压根不想让我们知道?

我很想把“档案匣”拿到护理院去给老爹看看。也许面对这些高光时刻的见证物,他会朝自己的青年时代竖起大拇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是一件好事,起码对他的生命动力,是一次助推。

但我们又不敢贸然这样做,怕老爹一看到这些东西,就会知道我们在整理他的旧物,从而推知医院抢救的“预后”,甚至对未来陷入悲观。老爹是“老干探”,我们玩任何把戏,都会很快被他识破。九十三岁不是他的障碍。在他面前,自作聪明总是适得其反。

妻又把那只神秘的“档案匣”放回原处。

甘露

失能的阴云,一点点遮蔽老爹的生命。

能走的步数越来越少,能说的话越来越少,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鱼虾肉蛋、水果蔬菜,都已无法咀嚼;喜欢了一辈子的生煎小笼、肉松皮蛋、花生黄泥螺,见了也纷纷摇头,食品必打成糊状才能吞咽。在我们看来,生活在那架粉碎机面前,已完全沦为齑粉。

还好,老爹还能喝咖啡,这是他仅有的嗜好。

每次去陪老爹,咖啡是必带的。开始是到咖啡店买,后来因排队费时,加上路上颠簸打翻,就买了一架咖啡机自做。老爹按老式叫法,指名要喝“奶咖”,还要黄糖;查出糖尿病后,才不得不“免糖”,但咖啡一定要浓,更要烫得恰到好处。

我成了老爹的咖啡师。买最好的咖啡豆和最好的牛奶。最深的体会是:送咖啡给老人,掌握温度是必须掌握的技术。用保温杯装咖啡不行,送到老爹那里还太烫,他心急,我们不忍见他咖啡到手又不能喝的样子。改用大口玻璃瓶装才是最好的:滚烫的咖啡一路降温,送到他手上时,烫得正好。玻璃瓶盖一定要拧得死紧,不能当后面洒出一滴。进门后常会发现,瓶盖缩紧拧不开,没事,我随身带着起子,撬一下,“啪”一声瓶盖就可松开。比较大的麻烦是,老爹颈椎僵硬,要用吸管才能喝到咖啡,这对喝咖啡者的形象是个折损,但没有办法,老爹的起居已无法顾及优雅。每次看他噘起嘴,用嘴唇去寻找吸管口,我们总是替他着急……

也许生活已失去滋味,老爹吃任何东西都不再咂嘴。但是,每次喝到第一口咖啡,他必会把嘴咂得很响。这使我们发现,咖啡对他来说,还具有某种恢复功能的效果。有一次,我们尝试在咖啡里兑一点燕麦奶,却没想到,老爹咂了几下嘴,竟颤巍巍朝我伸出了大拇指!

气息奄奄的老爹,早已无力表达情绪,失语后,他很少发声,更少做出肢体动作。这是时隔经年后,他第一次跷起大拇指。有一回喝完咖啡后,他居然还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两个字:甘露。

我视线有些模糊。世界上没有哪个咖啡师,能得到这样的赞赏。

歌声

上海话里有个词,叫“命硬”,即生命力上坚韧的意思。老爹就是个“命硬”的人。这次送大医院抢救,他面临十来种大病的包围:脑梗、心梗、糖尿病、心衰、肾衰、肺衰……好不容易稳定一些,又被凶恶的“新冠”摺倒。那些天,妻隔日就会收到一张“病危通知书”。老爹九死一生,连大医生都说是“奇迹”。

从死神那里一次次挣脱,再次让我们领教了老爹的顽强,也让我们更加看透了金钱的本质。那天接到的《出院通知书》告诉我们:老爹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九十三年前的生命长河前,金钱的分量太轻了,它们只是几张漂浮的薄纸。

我们奢望老爹很快康复。他在病床上默默躺着,我们却还想让他再站起来。昂贵的人血白蛋白,一打就是几十针;胰岛素剂型一试试再试,单针筒就买了三支。

除进口营养粉外,妻还自制“营养剂”,选最好的牛肉、鸡肉、虾仁、三文鱼,加山药、胡萝卜、卷心菜,混合打成酱状,分成小包,为老爹每天多加两餐……老爹的面色,眼见着红润起来,胃口也上来了,手上也有了力气,有一天,他居然坐上轮椅,跟同龄长者下了一盘象棋!

唯一让人不安的是,他不讲话、不写字,连手机都不再看一眼,整日神情黯淡、闷闷不乐……

五月底的一天,病房里突然响起歌声,是沉厚的男中音——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艰辛到处奔波流浪……

《友谊地久天长》!这是老爹喜欢的歌!歌者用中文唱完,换英文再唱,一连唱了三四遍。老爹失语好几年,这时,他喉结这里一动一动,竟跟着歌声,断断续续哼了起来!

老爹喜欢唱歌。失语前,他是老干部合唱团团员,每星期三,我和妻会把他送到指定地点,在那里,他跟老同事们有半天高歌时光。他还自豪地介绍,他们合唱团指挥兼领队,是原沈阳军区文工团一位歌唱家,她赞扬过老爹的歌声。老爹跟她学到最难忘的歌曲是《你鼓舞了我》(《You Raise Me Up》)——

当我失意低落时,我精神是那么疲倦当烦恼袭来时,我内心负担那么沉重……

五月底的歌声,来自老爹邻床一位病友,这天还刚入院。一开始,人们介绍他姓何,毕业于南京音乐学院,是位歌唱家;后来才知道是传错了,何老师毕业于工学院,是位工程师。老爹才不管这些呢,他听得出谁是行家,只要是唱得好的歌者,他都喜欢。

老爹和何老师自此成了好朋友。何老师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逢人就笑,文文雅雅的。他一头白色长发,老爹一头白色短发,两颗白头常聚在一起,唱中文歌,唱英文歌。何老师十分讲礼貌,每天早晨起来,必对老爹招手说:“你早!”每晚就寝,必对老爹招手说:“晚安!”尽管两人是邻床,近在咫尺,但老爹推着轮椅进出,每次擦过何老师身边,两人总要击一巴掌、握一握手。跟着何老师一起哼歌子,老爹眼睛一天天亮起来,精神也一天天好起来。直到现在,每次跟他说起何老师的歌声,他都会跷起大拇指……

相惜

护理院邻居中,有一位老军人陈叔,我们用轮椅推着老爹散步时,跟陈叔交流最多。

陈叔八十六岁,比老爹小七岁,是老爹眼里的“老弟”。转业前,陈叔在海军某舰队基地工作。他说自己当兵,为的就是保家卫国,从没想过什么升官发财。陈叔年轻时曾在海岛军营守备十几年,什么样的恶劣气候和人间苦难都经历过,眼下护理院的生活条件,放在当年看,就是“人间天堂”了。他说:做人要正直要知足,这样活着才有劲,才会充满正能量;不然,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天天牢骚满腹,准会给负能量闷死。

老爹在一边听了,嗯嗯地点头不止。在这一点上,他跟陈叔“高度一致”。他恰恰也是个正直而知足的人。记得那年遭遇车祸,某公司一名说客上门,“开导”老爹说:“老人家,送你去做伤情鉴定,您一定要装病装糊涂,譬如说,见了猫的图片就说成是马,见了五元票面就说成是十元,这样,鉴定为脑部受伤思维受损,您就能拿更多的赔偿金。”老爹听着,不屑地看了说客一眼,哼了一声说:“我思路清楚,这种事我不做。”说客一看老爹脸色,自知无趣,只好悻悻而去。事后老爹与我们商量,决定放弃赔偿。我俩支持老爹的决定。“人要站得正行得直,多几两少几万,对我来说无足轻重。”这是老爹的定论。现在看来,拜金虽已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但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人,他们在金钱面前,内心深藏着另一种更加金贵的东西。

陈叔整天乐呵呵的,常跟我们开玩笑。有一天我对他说:“您守规矩爱锻炼,说话又公道,是我们护理院长者的模范。”他笑着说:“你说我是模范,可不少人说我是个‘麻烦’,你看咋办?”众人听了大笑。

八一建军节,电视里播出阅兵场面。这一天在走廊里散步,陈叔竟把平时的慢走,全程改为军人的“正步走”!八十六岁的老军人,昂起头、挺起胸,两手有力摆动,与胸齐平;双脚高高踢出,膝盖伸直、脚面绷紧……

整个楼层的人,都用惊异的目光看着陈叔。老爹也为此大吃一惊。他坐在轮椅上,远远地伸出大拇指,嘴里发出含混的喝彩声。是钦佩?是羡慕?还是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身影?

陈叔挺直的身板里,其实还藏有一个秘密,我们一直没跟老爹说。知情人悄悄告诉我们:陈叔年前被查出患有恶性肿瘤;这两天,他刚从一家大医院确诊回来……

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只有英雄,才能赢得英雄的大拇指。